

我不要天下

天傾

天下不及你！

一生难以释怀的烽火爱情，一曲独一无二的天下倾歌！
百万网友落泪评论，两大男主角人气争锋！

千叶飞梦
作品

天傾歌

我不要痛，不要离别，不要孤苦，我只要一生守着他，
不离，亦不弃，我们要好好的，不哀，不痛，永远在一起。

晋江原创网出版

创世

系列·捌

彩虹熊
RAIN
BOW
GIRL

晋江原创网
HTTP://WWW.JJWXC.NET

晋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倾歌 / 千叶飞梦著.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382-8254-2

I. 天… II. 千…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2135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数:**400 千字 **印张:**20.5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徐 悦 叶北宁

责任校对:刘 琛

封面设计:门乃婷工作室

版式设计:张 明

ISBN 978-7-5382-8254-2

定价:29.80 元

序

夜色如染。

墨洒深处，便是让人无法看透的黑色。

今日中秋，月本该圆。苍穹大地间本该披上一层淡淡的银色薄纱，齐国的百姓们本该守着烛光，依着家人，欢笑晏晏，不诉离别之思，不知相送之苦。

然而不行。

清亮的月光被腾腾狼烟所遮，死寂的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血腥。

泗水东流，血染长河，身穿缁衣盔甲的勇士们，尸体横陈在草原苍野间。束束火把下，零落散开的弯刀弓箭上，冷光孤耀犹带噬血之残色。

飞鹰啸哀。

齐国庄公十八年，齐楚于蔡丘的会战终于结束。

高山上，夜风很凉。

我伸手拢拢战衣外披着的银色斗篷，冷眼瞧着山下士兵们清点硝烟过后的凄迷战场。直面生死的刹那，任谁也是心潮如涌。

敌人的鲜血洗亮了我们的盔甲，我们的鲜血洒在了枯芥土地上，生还的希望在这场战争面前永远是这般的苍白无助、脆弱易断。乱世中，无辜的总是黎民苍生。

我想叹气，眼中偏偏先流出泪。

泪珠落上络璃锁甲的盔翼，耳中隐约闻得一声轻吟。

抬眼望天，夜暗沉。

身后传来几声悄然的脚步声，我眉尖一动，不回头也知来人是谁。

他停在我身后很久，我能感觉到他那两道目光静静地停留在我身上的专注和关切。虽一时无言，却又仿佛已诉尽了千语。



不知不觉间，当鼻间溢绕起熟悉的琥珀清香时，一双有力的胳膊已经紧紧环住了我的身子。如同幼时般，他又将我仔细地护在了怀中。

“二哥。”我低声唤他，身子却依然维持着战争时的僵硬。

“累了便歇歇。”他开口，气息绵长悠远，一下一下扑到我颈边的肌肤上，带着几分他惯有的、撩人心的诱惑，一阵阵钻入心底。

我淡笑无言，眼睛看着山下的残局，心上沉重如石重压。

若有选择，我情愿这世间永不存在战争。

身后的人似感觉到我心中的痛和遗憾，他的手指握着我的手臂，不留痕迹地按了按，似是安抚。

沉默半晌。

等他开口时，清风般毫不在乎的语气却是欲一言激起千层浪。

“七日后，夷姜与梁国公子湑君联姻。父王让你回金城。”

我怔了怔，然后点点头，展眉一笑，心口却一下子酸得彻底。

湑君，湑君，湑君……他终于要和夷姜成亲了吗？

我咬住唇，心下愈苦，面上笑意竟是愈发盈然。

身后人轻叹一声，忽地扳过我的身子，抬手挑起我的脸。

我无奈抬头，入目只见那人唇角勾起，凤眼上扬，剑眉斜飞放肆，似笑非笑间，神情很是古怪。

“怎么？”我皱眉。

他抿抿唇，看似无谓地轻笑着：“父王旨上还说，晋国有使来求亲。”

“与我何干？”我挑眉瞅着他，面色如常，看似丝毫不以为意，心里却不知怎地隐隐带出一股堪称久远的怒意。

三年了，被天下人耻笑为“齐大非偶”的我，再不曾对这些事抱过任何幻想。当今诸侯公子的眼中，我不过就是一个无人敢娶、被弃明堂的齐国悍女。

夜色如惑，眼前那人盯着我，目色诡谲变幻，脸上神情更如魅如谜般，让人看不透。

“他是晋国公子穆。”他开口，话语低沉，如弦重压。

“公子穆？”我笑得极其不自然，“就是那天下五公子中以丑闻名于世的晋国公子穆？”

他淡笑不答，横眸顾盼时，凤目生辉。

我若无其事地看着他，依然装懵懂。

月下，但见他沉吟片刻，略一迟疑后，还是出言好心提点我：“半个月前，晋王襄公派使前来，为晋国二公子穆求娶齐国公主夷光。”

唇角笑意顿僵，我看着他，脑中轰然一响，呆住。

晋公子穆……要娶我？

当今天下，是为乱世。

东齐，西夏，南梁，北晋，中楚，五国相峙，九州纷乱，战事层出不穷，百姓流离失所。虽百里一陌皆是疮痍满目，诸侯们偏还沉迷于权力争夺、割地取势的旋涡中，依依不愿罢舍。

五国中，国力最强盛者为晋，楚、齐、夏三国相当，梁国最弱。晋国虽强，却富足守户，并不桀桀好伐；相反楚国，因其居中称国，与四国皆有边境交界的纠葛，谈和不成，往往喜与他国兵戎相见，且乐不乏彼。

梁国居于楚国之南，因国力弱小，常为强邻楚国侵犯。十年前，梁王僖侯质世子汶君于晋，质公子湑君于齐，质公子伏君于夏，以期三国合力助其抵抗楚国嚣张。三公子入三国，各国君主皆按各国的公子之礼相待，次年，四国订立联盟之约以压楚国的气焰。

联盟虽定，但权利取舍难以短期合谋相类，各国谋权政事冲突不同，是以联盟之说名虽有，然行未动。诸侯分立，楚国依然毫无收敛。

三年前，楚军铁骑踏入齐国蔡丘。齐楚大战爆发，一战三年，最终以齐庄公十八年的这场双方投入数十万兵力的会战决定胜负。

恶战后，齐胜，楚败。

蔡丘归国。

序·001

第一章·齐大非偶·001

第二章·夜郎自大·008

第三章·月下赠笛·015

第四章·蓝衣刀客·024

第五章·真假玉笛·031

第六章·亲疏有别·042

第七章·夜色之谜·058



第八章·锦帛留书·070

第九章·红颜赌坊·079

第十章·书房画像·085

第十一章·公子无颜·096

第十二章·鬼面无常·102

第十三章·面具之后·114

第十四章·婚堂生变·127

第十五章·真相难辨·135

第十六章·谁知真心·142

第十七章·夜半私语·149

第十八章·为谁挣扎·155

第十九章·牡丹花舞·167

第二十章·与虎谋皮·174

第二十一章·离别依依·192

第二十二章·一时无殇·204

第二十三章·楚、梁攻齐·211



第二十四章·奇谋救城·219

第二十五章·救命恩人·239

第二十六章·公子归来·246

第二十七章·思君无邪·259

第二十八章·庄公殒天·278

第二十九章·钟城之战·292

第三十章·君子谋道·305

第一章·齐大非偶

回到金城，已是五日之后。

秋日，碧空寥廓无际，流云挥洒，长烟潇澈，朝阳如金鉴独嵌苍穹，耀得整个都城熠熠煌煌，气象不凡。

王叔命太子大哥无苏在金戟台举行了隆重的犒军仪式。

大军驻扎在金城西郊，与我和二哥一同入城的，只有亲军千余人。人虽少，但岿然整齐的步伐声，铿锵有序的锁甲摩擦声，来回飘掷在九陌街巷时，将素日里热闹喧哗的金城震得如同无人般安寂。

城门大开。千万百姓潮涌街头，人人屏息着，敛神端容，如望神祇般仰视着高坐在战马上、战甲英武的将士们。

金城的空气有着不同于蔡丘的清新熟悉。

我闭眼，仰着头深深吸了一口气，忍不住弯唇浅笑。

阳光洒在脸上，有种说不出的温暖。

三年。

再回来时，我已不是昔日那个娇柔如柳的齐国小公主夷光。

街道两旁的人群突地有些骚乱，我睁眼，转眸看了看。

只见人堆中不乏年轻的姑娘，三三两两地聚在一处，正伸着如玉般的纤指对着我和二哥指指点点，容颜羞涩，眼神却极为大胆，将我和二哥上上下下、从头打量到脚。偶一与我视线相遇时，她们的眸子里更是泛出异样的神采来。

自恃貌美的，犹是眼波流转，含娇带羞，极为媚惑。

我不禁微微一笑，手指摆弄一下头顶的盔甲，挑挑眉，很是得意。

“就别祸乱人心了。”清凉的语音如冰砸人，淡淡飘入我耳内。

我回头，看着面色漠然如霜的二哥，抿了抿唇，欢快轻笑：“她们必是在猜我和

你谁才是公子无颜……在她们心中，祸乱人的那个，肯定是公子无颜，而非夷光。”

无颜闻言转头，瞪眼瞅着我，笑不得，气不得。

“我的名声都被你给败光了。”怔了半晌，他才咬牙出声，脸色恨恨然。

“天下第一公子的名声，还是风流郎的名声？”我佯装不解，嬉笑问他。

想来他自知拿我无法，只得眸光一闪，扭头不理我，缄默时，惊羡众人的俊美容颜清冷如月般疏离。

我心下高兴，笑了笑，正要再揶揄他几句，眼眸上扬时视线忽地一滞，随即，心中慌乱一跳。

街旁高楼上站着个雪衣男子，清风媚阳下，那人衣袂清扬，俊逸得似仙人般脱离尘世。

隔得很远，我看不清他脸上的神色。但我可以猜到。

他那如玉的面庞上，此刻漾起的，必然是温柔守礼的笑颜，不为进，亦不为退。分寸最重，正如那句——齐大非偶。

齐大非偶？

当初朝堂上，他当着诸国公子使臣拒绝与我联姻的话依然在耳，可他如今还是要娶齐国的女儿，我的阿姐夷姜。

我重哼一声，将目光收回。

无颜面色狐疑，瞧我一眼，侧脸往上望了望，静若秋澜的眸子倏地暗沉似夜。

“我不许你再乱想。”语音虽低，却严厉急切，也带着害怕我再受伤的担心。

我咬唇，涩然一笑，慢慢道：“二哥放心。好歹这三年随着你在刀阵剑影里磨砺过了，我早不再是以前的夷光了。”说这话时，纵使身穿着厚如玄甲的战衣，我还是觉出了初秋的寒。仿佛心底某根不知名的丝弦轻轻裂断，微微地，挣扎地，却是无法挽回的，如同那逝去的三年韶华，一去不返。

眼前忽地一花，有落叶划过我眉心，粘上我的手背。触叶柔软，我拈指夹起，只瞧一眼，便已发愣。

枫叶。

似火之红，似狂相思。

似君之情……

三年前，十五岁及笄那日。

王叔为庆我的生辰，特邀诸国未成亲、与我年纪相仿的公子世子们来齐观礼。

五国乱世，各国为与他国和睦相处，贵胄身份的骄子娇女们的婚姻素来是国与国之间相联系或制约的手段之一。齐国的公主们，注定长大之后都要离开自己的家园，为他国之妇。

我虽是王叔最爱的公主，却也不能逃避。这个，我几乎是自懂事起便明知。我刚出生时，父王母后相继离世，父王无子，唯有我一个女儿。王叔顺章登位后，封我为夷光公主，位于诸公子公主之上。

那一年，王叔为了我的婚事，甚至还下了厚礼求和楚国，并邀楚国公子冲羽、凡羽前来观礼。及笄之日，观礼人众，五国来见，只是那一日，却也成了我最失颜面、最手足无措的日子。

齐国夷女，自那日始，便失去先前传扬天下的那些美名。

人们提起我时，怕是自此只想到一个词。

齐大非偶。

王叔他亦完全没有想到，他煞费苦心安排的一场盛典，居然是以我被天下万民耻笑为终结……

十五岁之前的我，快活得如同明媚春光下嬉戏人世的蝴蝶。

十五岁之前的我，感觉生命便若清透纯粹的玉石般，美丽，恣意，如同仙境般无忧无虑。

可是一切都在我十五岁的及笄日被破坏。

撕裂这张美好锦帛的人，正是梁国来齐国为质子的公子湑君。

那个衣如雪，人如玉的少年；那个笑颜如丹枫飞扬的少年……

他居然就那样狠得下心。

梁国公子湑君，十年前被梁王僖侯送齐为质子。

他来齐国的那年，我才八岁，明堂上匆匆一瞥，我只记住了那白衣瘦弱的男孩苍白如纸的容颜。来之前的日子他过得如何，我不知道；来之后，王叔待他如同亲生，让他入宫廷读书，并空出了东宫之侧的芜兰殿为他居所。

王叔本有三子，无苏，无颜，无翌。

三子中，无翌尚幼，无苏十七岁娶夏国大公主文姒，十八岁册封为储君。

而公子无颜……

无颜虽名为无颜，却有颜似天人，但凡见过他的人，都说他是天底下最漂亮的男人。

有人说，天下有五公子，齐公子无颜、晋公子穆、楚公子凡羽、夏公子意、梁公子湑君，皆是人中龙凤，有着璋显之姿。而这五人，却偏偏不是各国的储君。

公子无颜胜貌，公子凡羽胜勇，公子意胜德，公子湑君胜才。

至于公子穆……

据闻他丑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只是如此丑人，却有着经国雄略，不仅政事精



通，便是战事，那也是用兵如神。他十五岁为晋相，十八岁领兵抵御北方胡人的侵扰，未过半月，便以区区数万的兵力荡涤了北胡十倍于他的军队。

是神人。也是俗人。

因他貌丑，年过弱冠，却依旧无妻可娶。

及笄那日，他来过与否，我全然不知。因为在那一日，我的眼中心中，好似唯存着一人的身影……

涓君。

及笄礼行于上巳过后。

煦日暖暖，东风缭绕，金城里外皆弥散着一缕馥郁花香。

三月桃夭，如云绽放。宫墙外崧山上的桃花更是千里一陌、盛开如烟霞飘荡，其颜瑰丽，其神妩媚。

繁复冗长的及笄之礼完后，无颜领着我前往各国宾客等待的明德殿。

那是我第一次梳那么高的发髻，也是我第一次穿那般长、佩着于阗玉的金印紫绶的曳地襦衣。行走时，玉珠瑶珮相击的轻微声响回荡耳畔，我拢袖内，心中依然怀念曾经系在明紫采衣上的银色铃铛发出的清脆声。

“有美一人，宛如清扬。”身旁的无颜突地放慢了脚步，如墨的眸子盯着我，满含笑意。

我斜瞥着他，手指一扬，轻轻地从他脸颊划过，眨眨眼，笑道：“请问公子无颜，你这是在说我呢，还是在赞自己？”

他一拧眉，状似微恼，伸指握住我不规矩的手。

我欲缩手。

他却拉住不放，凤眸微睨，看着我，剑眉上挑，一脸玩味的笑容。

“诗有言，谓之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却不知我的丫头，她的卫侯是哪个？”

我笑看着他，不避羞赧，弯唇：“待会儿二哥不是就知道了？”今日是王叔为我举办的择婿之宴，天下人皆知齐女夷光将于今日许配良人。

无颜眸光微动，瞧我半晌，似笑非笑地问：“你有喜欢的人了？可是涓君？”

我不答，只无意识地咬了一下唇，将手抽出，微昂了头，先行离去。

满殿宾客，美妆宫娥穿梭其间，人人面带笑意，其乐融融。

我行至殿门时，内侍一声长喝呼得众人顷刻间鸦雀无声。

无颜牵住我的手，扶着我走过那厚厚铺曳地上的华美织锦，缓缓行入殿中。

明堂高烛，五彩薄纱摇曳轻飘，一殿靡丽奢贵。

銮前五丈，无颜退下。我孤立于空寂如是的殿中央，敛敛不安的心神，无视那数百道如箭利如火燃的目光，对着王叔，弯腰徐徐拜下。

“夷光免礼。上前来。”

王叔朗声一笑，唤我站至龙辇旁，执住我的手面向殿下众人，道：“寡人的小公主夷光今日及笄，难得诸位不辞寡人之请前来观礼。夷光将于及笄日招亲之事想必天下人已然皆知，寡人以为诸位既能来，那必是心存诚意。不知寡人所言是否有理？”

“那是自然！齐国夷女素来以貌美名闻天下，我们皆是慕名前来。只不过是是不是但若本公子欢喜，公主便会与我回楚国邯郸？”王叔的语音刚落，殿下就响起一人语中带笑的洪钟嗓音。

我拧拧眉，扭头看了说话的人一眼。只见他举杯站立于殿侧，身着锦衣贵裘，相貌粗犷，一如他的言辞，大大咧咧中，罔顾礼法。

他身旁有人扯了扯他的衣袖，示意让他坐下。

那是个眉目清秀的少年，看上去和说话的那人长得有几分相似，只不过气韵却是完全不同。一人豪迈，一人隽秀。

我微微一笑，心道：那粗声说话而又毫无诚意可谈的，该是楚国以勇猛驰名于世的公子凡羽了。

“夷光多谢公子缪赞。貌美天下之誉，夷光不敢当。夷光只愿求有缘良人，厮守一生而已。”说话时，我的目光流转在殿中众人脸上，想要寻找到那个雪衣温润的身影。

目光停顿处，我望着殿中右侧与无颜坐在一席的那个锦衣长袍、如玉清雅的男子，忍不住逐开笑颜。

难怪我找不到他，却不知他今日竟也穿了朝服。

“敢问公主，何谓有缘？”殿里又有人打破沉默问话。

问话的人留着三寸美髯，眸中亮光闪闪，一副精明干练的模样，看上去该是哪一国的使臣。

我轻笑，凝眸瞧着涓君，柔声道：“夷光听闻天下间有人能吹笛引鹤。夷光好乐，欲求知音人。”

满殿安寂。

众人的视线皆由我身上移向了默然坐在一旁的涓君。

这一刻，他们的眼中有惊羨，有嫉妒，有感叹，有不屑……还有什么，我看不出，也分不清。

谁都知道，我既是这样说，那良人的选择只能有一个。那便是吹笛天下无人能及的梁国公子涓君。

我以为他会欣喜。



然而他却神情一变，肤色有些苍白。一如他来齐国时的模样。

我的心猛然一沉，开始揪痛。

涓君……他不会，不会不站出来吧？

他垂头思量了良久，半天的磨蹭，终是站起了身缓步行至殿中央。

纠结的心绪放松下来，我望着他，情不自禁地喜上眉梢。

可我如何能预料到，起起落落后，留给我的，原来还是失望……

殿下，涓君拢指由怀中掏出那支名满天下的宋玉笛，双手捧上，举至头端，言道：“公主厚爱。只是涓君的笛音诱人引鹤，不是因为涓君的笛技，而是因为涓君有着天下最好的笛，宋玉笛。公主若喜爱，涓君愿赠佳人。”

我呆呆望着他，一时反应不过来。

他……他这是在拒绝我？

犹记得枫林嬉戏时，他拥着我的柔情；犹记得落红花雨下，他迎风吹笛时的动人笑靥……一切，还都是那般清晰地映在我的脑中，如同昨日遗留的影子，虽青涩，却美好。

我以为，他明白。

事实上，他也该明白。

三日前的明月下，我和他说得是那般地清楚。那时的他，许诺答应，盟约深誓，言辞再是动人不过。可如今他又是……

“涓君！”无颜腾地站起，怒喝一声，美绝的五官稍稍扭曲，目光凌厉得有些吓人。

四周人人噤声，或不怀好意，或饶有兴致，或担心关切地来回瞧着我与他。

王叔瞥眼瞧瞧我，面色依然如常威严。只是他紧按着龙辇扶手的手指，因用力而泛着森然的青白。

我吸了一口气，迈步踱下金銮，行至他面前，扬手夺过他手中的玉笛。

手臂垂落，他看着我，神色复杂。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我轻敲着指间玉笛，含笑望着他，平心静气。

他叹了口气，向前行了一步，唇角微动，声音压低到只有我与他才能听见：“夷光，对不起。请原谅我。”

“为什么？”话无温，语无情。手中敲打的动作停歇，玉制笛身的冰凉自掌心传入血液，流入肺腑，冻得我全身如冰封。

他定睛望着我，彻黑如夜的眸中无言诉说着什么，可心冷如死的我看不明白。我只知道他口中说出的话，让我魂伤心恸。

“梁国弱小。齐大，非偶。”他开口，一字一句，说得异常清晰。不仅是我，在座的

所有宾客都听得一字不漏。

我怒极反笑，宋玉笛被我一气掷飞，笛身遇到金筑的石柱时，横腰而断。

而我刚松开玉笛的手，也由他俊雅的面庞上一滑而过，留下了五道清晰的红印。

殿中诸人惊呆。或许他们从不知，向来温顺美丽的齐国夷女，竟出了如我这般泼辣蛮横的公主。

“既如此，便罢了。”

我咬唇冷笑，回头对着王叔拜了拜，双手提起裙摆，转身匆匆穿过了大殿，逃离般回到自己的寝殿。

从此，“齐大非偶”扬名天下。

我，便也成了天下人口中的悍女。

无人敢再提亲。

整整三月，我将自己藏身在深宫幽静处，谁人也不见。除了自幼伴着我的爱姑。

那些个不分昼夜的日子啊，是爱姑一遍遍抚着我的肩，搂着我，低声吟唱着那些齐女喜爱的柔软悠绵的曲调。一声声，一句句，带走了我满心的失落和伤感。

当我鼓足了勇气再开殿门时，入眼的第一人，却是我那个一身银甲重铠的二哥无颜。

他的容貌依然俊美无瑕，只是脸色有些发白，甚至还透着淡淡的青色。

“有战事？”我看着他的眼睛。

他重重点头，面色刚毅，漂亮得惊人的细长凤眼中眸光微闪，仍透着对我的不放心。我知道，从小到大，他最是疼我。

心中蓦地一阵冲动，我突地伸指拉住他的手，求道：“二哥，带夷光去战场可好？夷光不愿再待在这宫阙高墙中了。”

他眉尖一拧，本能地想摇头不答应。

头刚撇向一边，他又迅速扯回。

“我带你去战场。”他微笑，清凉的语音下，字字坚定。

我咬咬唇，软声：“多谢二哥。”

那场战争啊……

我一去，便是三年。

三年，总归会让人忘记很多事。

比如，齐大非偶。

我没想到，三年后，居然有人还敢来向王叔求亲。

那个丑面才绝的公子穆……

第二章·夜郎自大

金戟台。

初秋的阳光照在无苏那身绣龙描金的滚边裾纹长袍上，耀出一袭夺目光泽。昔日懦弱温和的大哥无苏，此刻被罩在这层昀昀光华中，看上去竟有了几分帝君的从容霸气。一如我看了十多年，那个高高在上、威严却又不乏仁慈的王叔。

无苏笑看着无颜与我沿着那大红织锦拾阶而上，抬手自身后内侍捧着的托盘中取过明黄长卷，淡声温和：“公子无颜，公主夷光听封接旨。”

铠甲晃荡一响，我与无颜齐齐单膝跪地。

圣旨上的芸芸尔尔，洋洒过千言，我听过便罢。毕竟对于一个公主而言，赐封只是多少多少珠宝，多少多少仪仗的事。二哥无颜因功被封豫侯，从此统掌齐国的兵马大权。

虽该端肃着低头垂眸听封，我却依然忍不住扭头看着无颜，欣慰地笑笑。

秋阳下，他的侧脸弧度完美，纤长的睫毛忽闪在细细金芒中，使他刚毅的面庞多出了些许柔和。三年过去，原来一直伴在我身边的公子无颜，他也不不再是当初那个如玉雕刻的风流少年。

他黑了，瘦了，五官经由战火的洗礼而如刀劈斧凿过般地清冷坚毅。长眉入鬓，凤眼飞扬，眼前的他依然俊美，带着阳刚之气，透着疏狂之态，奇伟如天神。

我望着他，想起战场上他无数次地一马当先、冲锋陷阵，想起半年前他受伤染病后的生命垂危，一时出了神……

“无颜，接旨吧。”无苏的声音轻轻回荡在头顶上方，他的嗓音，一如往昔的清凉如水，让人听不出任何情感。

无颜举手接过，恭敬谢恩。

我与他叩首三遍后，方舒了口气，起身站直。

无苏望望他，再转眸望望我，眯眼轻笑，手指拍上无颜的盔甲，道：“二弟，辛苦了。还有夷光……”

“大哥。恭喜你。”我拢指握住腰侧的佩剑，嘻嘻一笑，道出一句看似没来由的话。

无苏果然一愣，不明所以：“孤有何可恭喜的？”

我抿唇微笑，凑近他，耳语：“听说夷光多了一个粉雕玉琢的小侄儿，不知是也不是？”

无苏淡淡一笑，点点头，神情间颇有自得与欣慰。

“回宫吧，父王与诸臣正等着你们庆功开宴呢。”他一手揽住一个，挽着我和二哥缓缓走下金戟台。

我抬眸瞥了眼不远处的朱墙碧瓦，那严严实实的宫门，那飞檐连甍的宫阙，看得我胸口一闷。

终于，我还是回来了。

疏月殿外，爱姑领着众人静静候在那边。

我的身影出现在他们视线内时，原本还唧喳闹腾的人群倏地安静下来，所有人都望着我，眸光发亮，脸上犹是入梦般的迷糊不醒。

“公主？”不知是谁轻声呢喃了一声，一言虽低，却唤醒了呆立的众人。

“公主……”他们团团围了上来，如从未相识般将我上上下下打量个彻底。

我揉眉笑了笑，伸手将头顶的风盔摘下抱在怀中，锦带掉落，长发披散飞扬，再一次，我感觉到女儿身时心底的柔软。

爱姑站在殿门旁，静默不动。

她的身子不着痕迹地在摇晃，好似站不稳的微颤。

我含笑走上前，拈指夹起一缕长发，皱眉苦恼：“怎么办，爱姑，今后又要麻烦你天天给我拢髻了呢。”

岂料我话音刚落，她竟轻声呜咽起来，泪水滴落不断。

我慌忙将怀中风盔交给旁人，伸臂抱住她，手指揉抚着她的背，像从前她安慰我般来劝慰她。

“爱姑，夷光回来了啊。哭什么？”

潸然中，听到她忍泪吸气的声音。爱姑站直了身子，双手握住我的上臂，因流泪而泛红的眸子望着我，带着我已久违的慈爱。

“老奴这是……喜极了。公主勿怪。”她柔声解释着，眼角泪光犹闪，这让她那张看起来并不显苍老的美丽容颜愈发显得娇柔动人。

世间宠我的人很多，敬我的人更多，然而真心怜我惜我的，唯有爱姑一人。

孩提时，我依在她的怀中长大；长大后，我赖着她的温暖不舍。生母已逝，十八年来，是她给予我人间最难忘的母爱。